

四家四六

三



京尹

通表京尹

韶

臞



昕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
之幕府三熏子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
四海碩德挺身任重六鼇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
萬馬羣中而駐足自仕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
者幾何英轍周旋之殆徧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
胚胎琢美仙源一代帝墳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
更閱理義之多遠略濟時振起過江諸賢之弱精
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京榮躋版使
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爇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
午戚畹貴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而
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盡
餅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
如公幾人當紛紜頌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
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間不至廟堂
有地官在如聞訪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
自尹而入爲相然張敞爲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
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雨之望世道隘甚人
物眇然首揆以虛行看黃麻之宣布脩名不朽要

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比奉
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跡轉喉觸諱向
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旣不上於
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
之喘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覲祿縱三千而
弗及此恨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
遇低頭入幕教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墻官學賴
得師之益寬爲程而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
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重橫寶在道敢祈
袞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遇

賀趙京尹

羽儀卿寺禪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
心簡在果弄印以授堯輦轂肅清紳綏交賀恭惟
某官學精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奇氣
節朱虛侯之耿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
國方舌底出冰人語不能枉尺爲清要地而少留
甘請一麾指瀟洒亭而徑去隨上輔畿之最入聖
台佐之華振領挈袞糾正列曹之淑慝調肺助鼎
習爲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先寧皇留以
遺我眷王畿之千里畀帥閩之十連少尹舊游回

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將
懾鴈鷺之玩而以威繩狐鼠之奸而以法寬一分
之民力散八郡之陽和蕭鼓行春驩迂碧油之元
帥鈞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
赤窮到骨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
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
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樞之門墻猶未入羣
一喜一懼之交集竊傾心於教誨更借力於提撕
莫爲之先儻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
婦之容

憲

臞軒

通趙憲

衣直指之繡以建臺矧是宗盟之長者從事之衫
而入幕最爲吏屬之卑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
身而受察倉皇告至俯偃通名某官稟氣也剛觀
道於獨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
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旣收科第不輟燈火雖
處公族全似布韋謾以緒餘見之施設固嘗馮軾
甘棠參韓木之千尋纔一擁轡歸橐無端溪之隻
石在我者大而地無小每官皆清而人推高司郎
泉南遺愛渺洛陽之水割符湖右驩聲開衡嶽之
雲方人物之眇然如執事者有幾歷仕三紀而無
朝蹟知榮進之心輕連拜數州而駕使輶况祥刑
之寄重與其枉尺直尋其道屈孰若高牙大纛其
志行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苛得情於五覆中而不
喜園扉晝掩貫索夜沉漢廷尉活人者千今視之
而倍蓰唐宗室爲相者九將去此以登庸伏念某
殖學代耕賣文爲活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
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已迫於瓜戍夏方
依於蓮池惟知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養母昔

居鄰壤猶懷高山仰止之思今跂使華敢作明河
可親之想如聞雅量偏喜吾儕儻稍賜以寬容庶
苟逃於瘴曠筦庫七十家之薦雅知趙文子之憐
才厦屋千萬間之依竊喜杜少陵之有託

通浙西林憲

鄰封暮子久聞中興御史之家京幕底僚今拜皇
華使臣之節敬憑子墨僭拉帥籤恭惟某官師友
萃在家庭學問發爲名節維時先正嘗事阜陵讜
論危言振起過江諸賢之懦忠肝義膽對越在天
列聖之靈當時未究於經綸有子能光於闕閱兩
宰劇邑輔京稱製錦之長一牧雄藩淮甸借長城
之重入讞疑於棘寺旋晉直於蘭闈當陛前奏事
之時出舌底冰人之語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
華惟不苟同恐墜故家之文獻乃持星節近在日
畿司庾則有青社賑貸之勞祥刑則有京兆平反
之福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喜蘭砌之科名錢穀幾
何刑獄幾何習槐庭之相業民爭卧轍詔使因臺
久已陞奎閣之華近復正月卿之位四年去國寒
花有老圃之香一旦還朝巨棟堪明堂之用伏念
某少惟殖學貧只賣文大對彤墀甘避人之三舍

初游湘幕乏贊長於一籌憂患侵尋奕華銷歇揣
分自宜於誓墓爲貧所迫而入京碧油幢下之多
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蝨其間惟臺府
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
藥其失提撕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鄉尊庶苟逃
於吏責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他
日願歸於藥籠

賀曾憲

疏渥綠綵宣威繡斧清白史君之德政方播湘城
皇華使者之風聲復行閩部敬裁吉牘晉溷賀床
恭惟某官粹學本於家庭大名垂於宇宙堂堂先
正餘慶曆元祐之典刑籍籍二難有玉局宛丘之
標致春秋方富名字已香曩者重湖之濱窘於潢
池之警孤城危甚飛書走檄之載途半刺屹然緩
帶輕裘而弭變亦旣十萬家之蒙福居然二千石
之即真茄鼓申威嶽后波神之震疊袴襦詠德裨
官野史之流傳惟時七聚之區正簡五刑之寄乃
煩名勝來此平反適惡子之譁張倡偷兒之嘯聚
周諏所至雷轟電擊於今下之初奏凱而旋風恬
雨霽於事定之後况南國之棠陰維舊而西山之

茸纛方新士民素習於教條臺府相爲於賅絡焉
范之議政如兄弟特姓不同于張以陰德遺子孫
于今復見夜壘頓清於刁斗晝庭可卧於桁楊僕
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所謂民賊多長惡而不悛
上而苟有仁人盍知病之所在必欲革帶牛之習
當先懲碩鼠之貪至如白粲之價浸穹牢盆之罔
太密此實召戎之本諒關憂國之懷讞獄暇時訪
南豐道山之墨刻還班有日復西清法從之青氈
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殿廬校藝踈狂貽怒
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羣身方全崇臺而
受察慚無寸援以爲容疇昔先君曾出龍飛之榜
中間賤子獲陪鴈序之遊儻以臭味而垂憐庶幾
飲啄之無恐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恩持一
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倉

臞軒

賀陳倉

輒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
遂公爲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岳后擁英蕩以
前駟湘靈聞先聲而起舞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
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
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
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
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
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憶爐亭之舊橫經朱邸平分
講幄之功著庭稟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才於冰
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
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爲王而留
行與其負枓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牙大纛從容
於外况在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
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
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爲時一出寬上隱憂褰帷皆
起廢之方攬轡即折衝之略必有偉舉以竦羣觀
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
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昕庭之對空

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
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水始仕曰
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爲正
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
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
諧鍾釜之養敢昧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
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

出綸閭闔乘傳蒸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
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耀輜軒部民舞手以交
驩屬吏舉杯而相賀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
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
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
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
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笏
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
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
無斬色早奏勲於淝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
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

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賜而賜曰
兩而兩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
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
瀨新詩清迫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
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
世俗吏之能爲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人
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爲從欲惟是歲荒
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
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相之
遺規用懼而年不飢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
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
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
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
醒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以鄰境之諸生
晚乃爲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
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儻軫薄雲之誼冀沾
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
諭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賀王提舉

輟班郎省司庾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青氈猶舊
皇華使臣之風采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
竊謂將指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亶
爲遴選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
符移旁午况當水潦饑饉之後居多溝壑流離之
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有和氣恭惟某官章天
奎璧鎮地嵩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稱相種一鳳
獨儀於天學見謂人豪垂陞舍選以策勛力遜孤
寒而歛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赤
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
之功入綴周行不趨捷徑朱轡出守追還樂職之
驪謠白鹿崇儒喚起爐亭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
召歸雞舌之香方熏豹尾之班在邇人皆爲之憇
憑公獨付之笑談一節請行六丁莫挽維先文定
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
是祥祉如是 隔賢聲刑獄幾何錢穀幾何素閑
相業卅道隘甚人物眇然四牡載馳少駕輕車於
熟路三槐無恙歸留一柱於明堂伏念某家地單
貧性天矇瞶二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

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
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爲活幕府戍期之已及書
生宦譜之未閑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
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
是所望於尊明庶少逃於瘵曠一臺近水餘波儻
及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

通司馬提舉

兒童走卒能言文正之家聲京幕底僚獲拜皇華
之使節澡躬受察泚筆通名恭惟某官文章奎壁
之經天德量嵩衡之鎮地惟時溫國寶相秦陵歲
月秉鈞勝房杜三十年之事業后皇報德貽雲仍
千百葉之芬芳宜有偉人克承前烈中原間氣之
稟俊偉高明涑水一編之書從容踐履松到天而
不屈蘭無人而亦香晚方入綴於周行見謂即階
於大用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華惟不苟同恐
墜故家之文獻乃持庾節近在日畿適值木饑水
毀之餘素無貫朽粟腐之積減租蠲賦上若堯湯
之用心拯溺救飢公如禹稷之由已至於溫顏以
待僚屬出手以援孤寒宛有先正之遺風可爲善
類之生氣初元急助左輔久虛故笏之在魏墓宜

揚祖烈中國即相司馬行副民瞻伏念某淺學得
皮一貧到骨文闡塵戰被體百創昕陛策名避人
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悲意氣蕭條英
華銷歇揣分自甘於誓墓爲飢所苦而入京碧油
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蠶其
間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
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大
賢庶苟逃於司敗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
草出山和氣願回於黍律

通徐倉

輟班郎省掌委閩郡公道宏開方覩鳳閣舍人之
樣遐萌何幸驩迎軺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干
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
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最親
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
朝繙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王邸朝吟首藉
之盤發揮石室之祕儲敷歷錦窠之清選使其道
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爲昌言諤諤而不苟同直節
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湯許史之門公
獨凜然自詭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于千

里故苕溪之最徹于九重果錫召環重登緊地不
屑枉尋而苟合徑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
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
歸白粲價翔誰與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爲
寘於國中碩鼠之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闕
於諏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
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
國即相司馬而荅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
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
寡殿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邱橫經習懶見
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爲
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
從受察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
巧提撕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
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
作嘔枯吹生之想

通倉使

諾仕神臯早識儒宗之名節司文宗校晚依膚使
之光華敬飭赫蹠仰塵英蕩恭惟某官出處關于
世運忠孝通于神明學問淵源續伊洛諸公之正

派文章深峻得水心夫子之單傳功名自許於盛
年器識可占其遠業夜雪莫太原之檄慷慨已籌
春風鳴單父之琴從容縣譜錄此奏最居然留中
司甌清朝橫經朱邸四方民隱敷陳露鼓之前羣
籍法言講貫臯比之上剛腸介石硬語盤空勇排
九虎之威皇恤羣祖之怒權門落落耻如桔槔之
從人義氣堂堂自覺江湖之入夢籍甚玉山之政
過於浙水之清野史紀功御屏錄最及閩嶠有潢
池之警命捷蹶爲原隰之行烈日嚴霜威凝吏膽
醴泉甘露澤滲民肌昔僚屬舉貞求者挾城狐之
勢而常平椿額久焉恣碩鼠之貪自從六轡之爰
諏最於二事以留念賓壻諭意斷不受帝城之書
屬縣勸儲銳欲行青社之法人皆如此國其庶幾
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名義頽而莫爲振起議
論勝而罕見施行向焉誇嘉橘之栽今多成枳甚
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爲茅此爲元氣之受傷縱有
上醫而不使天如祚宋公亟還朝萬丈喬松入作
棟梁之用千年汗竹求垂宇宙之名伏念某少亦
激昂老而困躓比忝京畿之贊畫偶叨殿陛之校
文但憑已見去留輒忤要官風旨大事從長不能

委其規矩準繩它人有心驅而納之畧獲陷窳吹
壘引咎食藥忍窮使其有田之可耕便當誓墓而
不出榻來倚席寒甚無氈每與名勝談人物之宗
皆謂執事喜耿介之士昨嘗晉拜即之甚溫問脚
色而頗詳憐頭銜之未換豈以辱交於小阮故不
見鄙於大方氣類相求敢比庭蘭之子弟品題有
望倘陪玉筍之門生詞短意長形留神往

代通提舉

歛衽益公之相業願識雲仍充負倉氏之卑官行
瞻星節士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
器厚而養以和道高而立於獨江右扶輿清淑之
氣獨吉水之鍾竒濂溪廣大精微之傳至平園而
愈衍旣生長之得地又磨勵之加工則所設施宜
其俊偉幕府婉婉之畫海圻洋洋之歌宦譜愈出
而愈竒學力隨試而隨效一麾出守尚餘臨賀之
甘棠再命剖符不帶端溪之隻硯得地小而自可
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疇庸就畀皇華用勸列郡乘
軺察吏精神鎮壓於山川發廩賑民志慮周詳於
田里辦白粲紅鹽之功於間暇納上霧下潦之俗
於清涼對黃灣落木而哦詩風流籍甚酌石門貪

泉而失笑清節凜然時方需才公豈久外右諸道
之奏最行拜絲綸左一席之登庸果傳衣鉢伏念
某素有書癖見謂儒酸摩挲再世之青氈期收舊
物僥倖一名於黃榜誤占乙科教忠方勉於過庭
遭難何堪於陟岵爲有阿婆之養俯從小宰之銓
七稔困於食貧寧辭筦庫一命思以及物敢計錐
刀然自揆斗筭之才恐莫逃冰鏡之下念昔先祖
受知元台鴈塔題名當日號得人之榜烏絲洒墨
至今懷有味之言儻以臭味之略同庶幾眄睐之
稍異服鹽車而垂兩耳願殫駑力之勞得廣厦之
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宗司

臞軒

南外宗使

歛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
杖之光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道探聖曠
氣涵天和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祕出處
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
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
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壯縣
蜚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蓉池綠水之猶
香端入綴於周行得與聞於國計使其少貶立要
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人
嘆橫舟於野渡公惟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訊
籠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
御屏優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
德足以雅俗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領郡則
繭絲之不急豈特武穆文昭之裔屹若維城抑今
召父杜母之謠驪然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
姓之鄉首揆久虛已入金甌之簡記脩名不朽留
為玉牒之芬芳伏念某樣不入時瘁惟嗜古一第
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

方思贊畫宦海波澄之叵測噴有煩言然浸潤之
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峻從臣簪
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
或拔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
於廷陛之間亦何至此一歸蓬蓽三易葛裘肆求
宗邱之冷官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
此耳其爲炎官熱屬者笑之願才踈無事長之能
而學淺犯爲師之戒幸借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
況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貴愛以及所不愛中也
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嘲於士友收名定
價儻蒙大戊子之知壘枯吹生自賀雌甲辰之遇

西外宗使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邸獲分太乙
之光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沆瀣
和毓均倪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
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
歷宦途而恬進春風鳧鷖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
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恥皇皇於人爵其落落於
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監郡平分灑溪霽
月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汙實政紀山

林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屏風
褒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公內
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此人物眇
然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
勉之德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鄉難兄法
從之舊禮好爲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鋒重見調元
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
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官海
波濤之叵測噴有煩言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
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峻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
皆阿意以取容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掄長於
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前亦
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隨
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
熱屬者笑之學殖久荒冒犯爲師之戒心茅滋塞
殊無事長之能頃襍被以東歸擬摠衣而北面久
羈逆旅莫愜前驅襟期雖企於門墻名實未孚於
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敬
熏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易旣次第以
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覬覦於羅致

賀新南宗

鎮領房山司宗睢邸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
以通班天屬生值聖時爰與第一人而爲長潔蠲
吉積登進賀床恭惟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
章有作者之風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芒寒
嘉定而後還班屹靈光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
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材任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
巨鎮价藩揚六纛之威徽省華階跬步眦三台之
秩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信厚之
風成宜訓齊之遴選時維族老方堅戀闕之心帝
有恩言亟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
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沛易楚
詩之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
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鐵
鉞方欣於南下袞衣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
師言允穆宗室爲相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
賢專美紹興之始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
策廣庭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陛乃懼疾聲
大呼之讒來倚席以何顏嘆無羶而獨冷見聞甚
淺易招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有風霜之懼所幸

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提
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來仙李蟠根固可
使猗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市舶

臞軒

代通舶使

翠節光華竦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倉氏
之塵埃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敬憑
子墨往白帥籤恭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
之獨秀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
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魏第不輟燈火雖
在素宦全似布韋爲藍田哦竹之游清哉官况試
阿陽栽花之手籍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繼
嘗憑軾無端溪隄硯之歸纔一擁轡覺賓水甘棠
之滿得地小而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疇庸眷
海舶之一司關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煩公一來
康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
賁交通合浦之珠旣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
大而國用盈虛之制即此權輿次而版曹出納之
權歸其掌握行有召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道未
深涉世尚淺讀書發憤期收再世之青氈射策決
科濫竊一名於黃甲方習趨庭之訓遽罹陟岵之
憂謀養斗升七稔飢寒之所苦強顏筦庫一官猥
屑而亦甘惟不武之書生殊未閑於吏事祇恐斗

簪之器難逃冰鏡之前念伯父曾忝交承夙有通
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爲藉手之階儻以臭
味之略同庶幾眄睐之稍異服鹽車而垂兩耳願
殫駑力之勞得廣厦之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